

三国终结者

司马昭



镇国扬威

李浩白——著

三国终结者 司马昭

镇国扬威

李浩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终结者司马昭. 镇国扬威 / 李浩白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229-12308-6

I. ①三…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1527号

三国终结者司马昭：镇国扬威

SANGUOZHONGJIEZHESIMAZHAO; ZHENGUOYANGWEI

李浩白 著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伍 志 徐宪江

责任编辑：黄卫平

责任印制：杨 宁

营销编辑：张 宁 胡 刚

封面设计：金亮后声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20 字数：307千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01 内外危机，需要一场胜仗来稳定大局 / 1

司马师听罢，在心底暗暗一叹：说来说去，这些宿将老臣还是很不相信叔父大人和二弟确有克敌制胜之能啊！自己真要完全说服他们，实在是好生困难！然而，此时此刻，自己必须在大体上要统一他们对“分道而备、以逸待劳、以守待变、伺机而动”十六字方略的认识。

02 每个人都要做出明确选择 / 15

司马炎听了王元姬这话，双眸顿时灵光一闪，急忙拉了司马攸倒头就拜：“母亲大人所教，孩儿等自当铭记于心，念念不忘列祖列宗及祖父大人、伯父大人、父亲大人艰辛创业之历程，必将尽心尽力而继承光大之！”

03 为成就大业，必须有所舍弃 / 27

在我殷国司马家的千秋大业进程里，我的角色早已被事先牢牢确定了下来：我应该成为出将入相、允文允武之材，而绝不能成为寻章摘句、吟诗赋辞之士！父亲大人、母亲大人当年就曾经以“士之致远者，必重器识而轻才艺”的理由禁止我从事诗文创作。

04 欲战得胜，上下同心 / 39

“司马府尊道贵德的门风实在堪为天下之楷模！”钟会赞了一句，

忽又慨然而言，“兵诀有云：‘上下同欲者胜。’倘若我大魏举国臣民和司马望将军你一样牵挂着淮南战局的安危，太尉大人和子上将军就必能旗开得胜、胜利而归了……”

05 防人之心不可不存 / 49

王羲此人在司马府里是何角色，山涛素来心知肚明，一听司马师这话立刻就懂得了：司马师明面上是让自己去王昶身边学习历练，暗中却还想让自己替他近身监视王昶！他正自犹豫沉吟之际，司马师已是紧紧盯向他来：“表哥，本大将军素无害人之意，但防人之心不可不存。”

06 “任人唯贤，中正无私”的用人原则 / 62

这天下各州诸郡的兵马，都为我大将军府所生养栽培，而无一卒为私家之部曲；这天下各州诸郡的将领，都由我大将军府来“任贤使能，各尽其才，各得其所”。贯穿在这其中的原则，就是从家父相国大人辅政时起便定将下来的，只有八个字——“任人唯贤，中正无私”！

07 先柔后刚，不到最后关头不施雷霆之威 / 74

李丰他们会就此与司马府化干戈为玉帛吗？司马炎有些不能确定。但事已至此，伯父、伯母也只能主动地伸出手来赌上一赌了！能够“不战而服人之心”自然是上上之策，不到用尽一切柔性手段而仍然无效的最后关头，是绝不可以滥施雷霆之威的……

08 联姻是表明立场的一种方式 / 91

这时，郭太后已转开了话题，向他直问过来：“杨爱卿，本宫听闻张皇后奏报你家女儿杨艳志高才逸，有意劝说陛下纳她入宫为妃，你可愿意？”杨炳心头一凛：这个郭太后果然马上就来刺探自己的立场了！

09 布惠军民，才能保天下 / 113

前线将士为保天下社稷而不惜浴血捐躯，这是何等艰巨的贡献！我大魏朝廷岂可睹此情景而竟舍不得拨出区区几仓精米以慰劳虎豹之士也？

10 外收民心，内揽权臣 / 125

诸葛恪听了，心底一股寒意骤然直泛而起：司马师、司马昭给这些魏卒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引得他们一个个如此卖命？但，熊熊怒火一下烧到了他的发根处——他几近失控地怒吼起来：“传令下去：马上架云梯、抛巨石、发强弩，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这座合肥新城夷为平地！”

11 要善于透过现象抓本质 / 139

王芬婉颜柔声答道：“没什么。臣妾只是为陛下的宅心仁厚而感动——司马攸公子和贾荃小姐两人可真是幸福啊！一场婚礼，竟能得到我大魏所有人士的齐心祝福……”

12 不靠格外之恩取士驭人 / 153

司马昭却毫不退步，仍然是满脸的沉肃之色：“大哥，依靠格外之恩赏来取士驭人，这绝对不行。您不要忘了父亲大人生前的教诲——‘圣君任法不任智，任数不任说，任公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

13 异常顺利的事往往隐藏阴谋 / 166

司马昭陪他笑罢，乌沉沉的双瞳忽然变得似黑夜一般深不见底。他悠悠而道：“大哥，小弟有一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您不觉得咱们和李氏一门的这番联姻似乎来得异常顺利了吗？李丰、李韬他们当年对咱们是何等的捭拒……”

14 必要时敲山震虎 / 178

“我就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司马师的双眼仍是紧紧闭着，始终没有睁开。过了良久，他才叹出一口长气来：“真希望为兄此番杀掉李丰、张缉等人，可以略略起到敲山震虎、杀鸡儆猴之用。”

15 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是最危险的地方 / 195

“那些正在平乐观给陛下和子上将军表演杂技戏法的御用倡优就是李丰父子派来潜伏在宫中的刺客死士！他们一定会对子上将军不利的！”杨炳的语速快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

16 改朝换代，废帝震国 / 219

曹魏嘉平六年九月，司马师、司马昭借郭太后之亲笔手诏废掉了少帝曹芳，归藩于齐。然后，司马师又率文武群臣迎立高贵乡公曹髦为新君，并采纳了钟会的建议，改年号为“正元元年”。

17 树大招风，总有人看你不顺眼 / 232

虞松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一头跪倒，双手奉上一卷绢书，颤声道：“启禀大将军：毋丘俭、文钦二人联名递进一道公开弹劾表，公然肆意诋毁大将军……”

18 文人是不可低估的力量 / 247

他刚一退下，韦方又从门外趋步而前：“启禀卫将军：据属下探察，中散大人嵇康似乎与毋丘甸此番外逃之事颇有瓜葛。”

“查有实据？”司马昭话风一紧。

19 有私心也要先赢民心 / 263

我司马家怀有顺天应人代魏自立的私心，其实这天下士庶都已看在眼里明在心上。然而，我们仅靠这样的私心去打拼争夺，根本就服不了众！我们若不做到政清治平、聪亮明允、不偏不倚、刚健中正，怎么会得到天下公议的认可？

20 权力交接之际总是风云莫测 / 279

司马昭全身一颤，倏地震醒过来：是啊！我不能再这样了！我现在是新任的大将军！我现在是司马府的新主人！



01 内外危机，需要一场胜仗来稳定大局

“咚咚咚”沉闷如雷的战鼓声催命似的一阵接一阵从城楼下涌了上来，天空的云块被撞得七零八落地散开去。

随着战鼓声骤然而至的，是漫天的石块密集如冰雹一般砸将下来，一眨眼的工夫已在城楼的青石板地面上打出了一个个小锅般大的凹坑！

“嗖”的一响，一片石屑不知从何处激弹而起，正中那面悬在瞭望台上的铜钲，发出“当”的一声响！只震得周围伏身躲避的魏兵们个个耳鼓发麻。

“他奶奶的——这吴狗就是石头多！”魏国合肥新城都尉张特就藏身在瞭望台的台板底下，探着脑袋往外瞧着这幕情景，向侍卫在自己身边的十夫长刘整转头吩咐道，“等吴狗这几轮石头抛过了，你就传令下去：让弟兄们入夜后把这些石块全收好了，等到吴狗再次攻城的时候加倍还给他们！”

刘整干脆响亮地应了一声：“诺。”

张特又朝北面的天边望了望，目光里透出一丝希冀来：“咱们这合肥新城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而且储粮充足，吴狗来得再多，也困不死我们！这可多亏了司马昭大人去年的远见卓识啊——不是他亲自全力督办，合肥新城哪会竣工得这么快？又哪会修得这么牢实？吴狗又哪会在这里吃偌大的苦头？对了，你传话给弟兄们好好坚持住——听说太尉大人和司马昭大人已经带兵前来援救咱们了！”

刘整一听，不由得惊喜至极地失声嚷了出来：“真的？司马昭大人又来淮南了？”他又迟疑着摇了摇头，“张大哥！你别是哄我吧？他不是已经被罢免了征东监军、安东将军的职务了吗？他怎么会再来淮南？”

“他现在是太尉府长史，太尉大人都亲自驾临寿春了，你说他还不会一道过来？”张特眉梢间喜色隐现，“只要有他在淮南，咱们就有救了！”

“您这话说得不错。”刘整使劲地点了点头，“虽然朝廷里有些人乱说司马昭大人不会用兵打仗，所以才在东兴吃了大亏。那都是些屁话！咱们都晓得东兴那次会败，是因为诸葛诞将军前去驰援不力嘛……”

“这些废话就不要再说了！张某对司马昭大人重掌淮南军权一直是有着绝对的信心的！”张特捏紧了手中的刀柄，从台棚底的板缝间往外望了出去，“小心——吴狗又在抛石头上来了！”

“嘿！这吴贼为啥会拿十几万大军来咬着咱们这小小一座合肥新城不放？我真是觉得奇了怪了……”

“没什么可奇怪的……诸葛恪老贼还不是瞧中了咱们新城仓库里存放的那么多造船木材和军械武器……”

“这倒也是！”刘整拍了拍头盔，憨憨地笑了，“还有咱们这粮仓里八十万石的粟米……他们的狗眼只怕都红疯了！”

“轰”的一响，一块大石砸落在他们头顶厚厚的台板上，灰尘沙沙而落，罩了张特和刘整满头满脸，只露出一口牙齿是白生生的——他俩对视了一眼，一边互相帮着拍打对方身上的尘埃，一边笑得捧住了肚子！

“明公受先帝顾命之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万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劳役之后，兴师出征，民疲力屈，固已不堪矣！更闻明公还欲剑指寿春，实令朝野闻而惊骇！而今魏贼已有防备，强攻未必有利，明公不如案甲驻师、安基而功，以免丧前劳而招后责也。且兵者大事也，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乎？”

吴军的主将大帐里，吴国太傅府主簿兼丹杨太守聂友将诸葛恪的亲家翁、太常滕胤的来函徐徐念罢，捧在掌上递向了诸葛恪：“太傅大人，滕太常的劝谏之言写得如此恳切，您当真就不愿好好考虑一下吗？”

诸葛恪满脸一下涨得通红，把大袖一拂，猛地夺过那封信函帛书“啪”

的一声拍落在书案桌板上，震得那砚台笔座都跳了起来，厉声喝道：“滕胤又来聒噪！他们就是不相信本太傅有平魏灭寇之能嘛！自今年北伐以来，本太傅对这些丧气话听得耳朵里都长满老茧了！”

“他们分明便是瞻前顾后、畏畏缩缩的胆小鬼！想那伪魏朝中，曹芳年幼暗劣，而政在私门、权归臬臣，正是其国上下离心之际！本太傅仗着先帝之灵威，借东兴大捷之声势，何往而不克耶？他们这些怯懦之言，你日后再也莫在本太傅面前提起！否则，本太傅对你也是严惩不贷！”

他这话来得这般尖刻凌厉，聂友听了，不禁亦是脸色一白，垂低了眼皮不再多说。

诸葛恪“唰”地拔出腰间四尺青锋宝剑，“笃”的一响，钉穿了滕胤那封帛书，把它挑在剑尖之上，凑到灯焰里点燃烧了起来。同时，他又冷冷吩咐道：“你给本太傅草拟一道切责令，训斥一下全绪！他是怎么搞的？连合肥新城那样一座小城池都拿不下来！他若再攻不下，本太傅要扣除他‘全家军’的粮饷以示惩戒！”

聂友闻言，咬了咬嘴唇，终是按捺不住，劝谏道：“太傅大人，您法令严明固然不错，但万万不可流于严苛！全绪将军和他的‘全家军’又不是没有尽心攻城……据我等亲眼察见：全绪将军这十多日来确是一直不分昼夜地站在阵头率领众人拼命攻打合肥新城，囫囵觉都没睡上几个……”

“叫你拟写手令就给我赶快去拟写！这么多嘴干什么？”诸葛恪烦躁至极地摆了摆手，瘦脸拉得似一匹麻布般长，“你再拟写本太傅的一道手令发下去：着吕据率军四万即日进攻伪魏徐州南境的下邳郡；着留赞率军三万即日进攻伪魏庐江郡的贼臬文钦。本太傅以丁奉将军为先锋官，亲领十万大军前去踏平芍陂、寿春！全绪嘛……继续留在这里拿下合肥新城……”

“太傅大人，您便是施威责罚在下，在下也要进言：魏贼亦有十万大军驻守寿春、芍陂，我军远去征袭，只怕占不了多少优势！”聂友躬身拱袖诚恳而言，毫不躲避诸葛恪那刺人的凛凛目光！

“你这书生懂什么？”诸葛恪将背后的大红披风“哗”地一甩，施施然在榻床上坐了下来，徐徐抚着自己颌下须髯，眼中闪着狡黠的光芒，“只要引得司马孚那老贼和司马昭那小儿不知死活地出城一战，本太傅便来个‘四面包抄’，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铜炉里的燃香慢慢燃尽了最后一点儿光亮，吐出了最后一圈青烟，飘上半空几旋几绕之后，便杳然消失了。

这时候，邓艾再也忍耐不住了，右掌一拍桌案，厉声喝道：“不是已经定好了今日辰时初刻在太尉大人您这里准时召开淮南军事会议吗？毋丘俭这都拖到巳时末刻了，居然还没赶来！他眼里还有没有军纪王法了？军国大事，岂容他如此示大？”

一直静静埋头看着那幅淮南军事地形帛图的司马昭缓缓抬起头，向侍立在席尾的佐吏王浑扫了一眼。

王浑急忙欠身向在座诸人说明道：“诸位将军，在下已经派了四拨使者进寿春城去催促毋丘俭将军了……第三拨使者刚才赶回来报告说：毋丘俭将军一刻钟前才用完了早膳，应该很快会起身过来了……”

太尉府署左司马荀冀的面色顿时变得暗青如铁：“毋丘俭真把太尉府的钧令拿在手里掂不清分量了？太尉大人，这一次请让荀某亲自前去催他——荀某两刻之内把他提来！”

“唔！荀君请稍安自持。”司马孚摆了摆右手，平和而沉着地说道，“咱们再等他最后一刻钟。若他再不来，咱们便先议着抗吴事宜吧！”

对于毋丘俭的倨傲不逊，司马昭早在去年三路伐吴之役时便已知晓，自是不以为奇，淡然道：“太尉大人所言是也。诸君此刻但请劳心锐思抗吴之策，稍后方可共议互参，不须为此狂夫琐事而萦怀动气也！”

他正说之间，忽听营帐门外一阵鼓噪之声直传而入：“镇东将军莅临！闲杂人等速速回避！”

荀冀一听，就知这些呼声必是毋丘俭麾下的鼓吹侍从们所发，不禁又是怒气满胸：这毋丘俭竟敢纵容部属在太尉行营中高声喧哗，委实张狂至极！

但见门帘“飒”地一掀，随着一股劲风裹尘扑面吹来，全身上下金盔银铠、佩饰鲜明的镇东将军毋丘俭咄咄然阔步迈进，大摇大摆地径到司马孚右手边的侧席首位一屁股重重踞坐而下，也不欠身施礼，旁若无人，只向司马孚略拱了拱手：“本将军见过太尉大人！”

司马孚未及发话，邓艾已是冷冷讥讽道：“毋丘将军你好大的架子！居然让如此紧急如此重大的淮南军事会议为你晚开了近两个时辰！”

毋丘俭斜眼瞥了邓艾一下，但也知他素乃关陇宿将，战功彪炳，不好轻易招惹于他，便从鼻孔里哼出一股粗气来，并不作答。

荀冀一向守正不挠，岂会惧了毋丘俭的淫威？他手按利剑，挺身而坐，森然言道：“毋丘俭将军，你是熟知军纪军律的——若有参会议事失期不至而误了军国大计者，该当何罚？你可千万不要以为太尉府的钧令没有苟某腰间的宝剑更锋利也！不逊之徒，有胆再来试一试。”

毋丘俭被他这锋芒四射的话语刺得双眉一跳，腮帮子不由自主地鼓动了一下。他身形稍稍坐正了一些，仍是装作浑不在意地说道：“今年正月二十九本将军前去永宁宫述职，太后殿下还特许赐给本将军乘马入宫、剑履上殿、来去自如之殊礼呢！怎么？难道太尉府还会比永宁宫更尊大？”

这一下，连司马孚都气得脸皮发紫，低低喝了一声：“放肆！”

毋丘俭索性来了个撕破脸面不顾一切，正欲卷袖长身而起，司马昭深沉的声音蓦地压了过来：“毋丘将军，那日你在永宁宫述职之时，太后殿下不是也说了‘当今外寇正炽，万望将军以抗吴拒敌为重’——你若负气使性，却不是负了太后殿下提升你为镇东将军的良苦用心了吗？你个人威势是小，倘若误了永宁宫的大局，呵呵呵……”

听至此处，毋丘俭不禁心头暗暗一凛：好个司马昭！居然巧舌如簧，反以永宁宫之旨意来压我！不过，我负有郭太后密旨而来，确也不宜立刻便与司马氏一派公开决裂！他想得明白，便深深倒抽了一口凉气，倚坐回席位之上，傲然笑道：“不错。谁放肆不放肆只怕都得打退了吴贼后再说吧！如今吴狗拥兵二十万，已经夺下了肥东、肥西、舒口等三城和整个巢湖，围住了合肥新城，正欲向我扬州芍陂、寿春掩袭而来！却不知太尉大人有何妙计御之？本将军洗耳恭听。”

司马孚缓和了面色，看了看司马昭：“长史，你将太尉府署众掾共同研究出来的抗吴方略说与毋丘俭将军知晓。”

司马昭略一颌首，忽向毋丘俭拱袖一礼：“属下等愚昧浅薄，不敢貽笑大方。还请毋丘俭将军垂意妙思、不吝赐教！”

毋丘俭立刻似圆球一般滑了开去：“太尉府高瞻远瞩，岂是本将军所能比拟的？这个……还是有请子上长史先说。”

司马昭不再谦让，“哗”的一下抖开了那幅淮南军事地形帛图，唤来荀

冀在另一侧把图拉得整齐，伸手在上面指指点点说了起来：“我等以为：如今伪吴来犯，所攻之方向不过有三——一是北袭芍陂、寿春，二是东侵徐州下邳，三是南攻庐江郡城。我大魏亦可随机应变，分三路而备之：第一路，由太尉大人率领我等火速赶到芍陂东南的成德城，依托肥水为屏障，挡住吴贼往北深入包抄寿春；第二路，由太尉府发下钧令，命胡遵将军、石苞刺史、陈騫太守于徐州下邳郡严加守备，扼住他们的东侵之路；最后一路，则请文钦将军在庐江城伺机而动、迂回出击——这样便形成了一个‘铁三角大阵’，正好将吴寇三路来犯的攻势死死封住！诸葛恪虽是坐拥重兵，但处处碰壁，亦只能退回巢湖北岸向合肥新城肆威逞强！”

讲到这儿，他端起陶杯呷了一口清茶润了润嗓子，又道：“合肥新城是我大魏在巢湖一带的枢纽要塞之地，又是粮仓械库的关键所在之处——诸葛恪一向贪功好利，必会对它志在必夺。俗谚有云：‘鱼受饵则亡，人贪利则殆。’合肥新城亦是我大魏在淮南一域最为牢固的关隘要塞，诸葛恪便举江东三军之力猛攻，也定然是‘啃’不下来的。如此一来，他在合肥新城那里就陷入了进退维艰的僵局——拖得久了，他们必会无粮自退！”

“哦？子上长史你的意思是：我们并不主动迎击，而是闭城自守，将吴贼一直拖垮？”毋丘俭皱紧了眉头，暗暗思忖起来。

“大致便是这样吧！——‘以逸待劳、以守待变’！”

毋丘俭双眸寒芒一闪，皮笑肉不笑地开口了：“子上长史莫非在去年的东兴之战中被诸葛恪吓坏了胆子？要不，怎么对他是不战而守、退避三舍了哪？”

“昭的胆子倒没有被吓坏，但昭的眼神却被去年的东兴之战磨砺得更锐利了一些：确实，去年的东兴之战，吴贼就是用七宝山、凤凰山上两座夹江寨城拖耗了胡遵将军的大部分精力，这才使得诸葛恪、吕据、丁奉他们乘虚而入赚了一把！我大魏此番又为何不能借合肥新城给他们来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司马昭明明听出了毋丘俭刚才那段话中刻薄无比的嘲讽之意，却仍是若无其事地平静而答，满脸定若止水。

“不管怎么说，子上长史你的这道计策都未免太过消极了！吴狗见我们如此畏缩示弱，必会更加横行暴虐的！反正死的伤的都是那些淮南百姓，又不是你子上长史的兄弟姐妹、父老亲友，你本就是不会为他们而心疼怜

惜吧？”毌丘俭阴阳怪气的言语像一枚枚毒刺又刁又狠地扎向了司马昭的心房——他就是要一味刺激司马昭的情绪，逼迫司马昭方寸大乱，然后才可乘隙而制之。

司马昭把双唇抿得紧紧的，棱角分明的面庞沉凝如岩石般始终不为所动。

邓艾实在看不下去了，冷声叱道：“毌丘俭！亏你还自命为一代名将，为人竟是这般尖酸刻薄！子上长史的抗吴方略何错之有？当年在雍州五丈原，蜀相诸葛亮那么猛烈的攻势，也是被故相国大人的‘以逸待劳、以守待变’之计化解的。子上长史深明大局，学来此计易地巧妙而施，必能再建奇功的！你休得轻慢于人！”

“嗯？！”毌丘俭从鼻子里瓮了一声出来，“本将军从来没见过哪只鸡鹅是会自己跑到汤锅里被煮的！一味枯守下去，不是上上之策。”

荀冀、王浑正欲发言，却听得司马昭悠悠言道：“也罢！既然毌丘将军如此自告奋勇，委实是其志可嘉，我等甘拜下风！这样吧！可否有请毌丘俭将军领衔挂帅以身作则，率领一支劲旅前去和诸葛恪迎面一战！如何？您可千万不要推辞啊！”

他这话一出，不仅邓艾、荀冀、王浑都怔住了，毌丘俭一下也结巴了起来。原来，毌丘俭这次从豫州刺史位置上挤掉诸葛诞紧急调升到镇东将军的这个职位上，只带了自己豫州牧任上的府署班子过来，手下的“豫州军”一兵一卒也没法调来。所以，此时此刻他在镇东将军这个位置上还是势单力薄的——然而，他尚未来得及收揽军权培植亲信，诸葛恪的大军入侵又猝然打乱了他的掌权计划，逼得他此刻只有暂时和司马氏“斗而不破”、一致对外。最关键的是，司马孚这一次从洛阳率领了十万驻京中军赶到，其势力之雄厚是尚在淮南立足未稳的自己根本不敢与之抗衡的。

不过，毌丘俭也有自己的盘算：自己一味显出不惧强敌、主动求战的姿态，在淮南上下大唱高调，是想推司马孚、司马昭和他们的嫡系人马站到前线去和诸葛恪大军硬拼硬耗，自己却可以隐在幕后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把求战求胜的“招牌”挂得比谁都高，把求战求胜的口号也喊得比谁都响，以此来逼迫司马孚、司马昭贸然应战而坠入陷阱。

可是，司马昭这时冷静沉着、从容镇定的“反手一击”，倒令毌丘俭有

些措手不及！他也知道自己手下嫡系兵马极少，倘若贸然出击，必是后果难料，更谈不上去为司马府当什么“开路先锋”了！沉吟了半晌之后，毋丘俭最后只得嗫嚅地说道：“这个……细细想来，这个……子上长史所言亦是有理：《孙子兵法》里讲，咱们击贼灭寇须当‘避其锐气、击其暮归’……咱们还是暂时从长计议吧……”

一听他松了语气，邓艾、荀冀脸上都油然生出了鄙视之色，对他大为不屑。司马昭却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幕情形，满面平静淡漠，毫无异容，也不再逼他什么。

司马孚大袖一摆，正襟端坐，郑重而道：“那好，既然毋丘将军亦对太尉府‘分道而备、以逸待劳、以守待变’之方略有所赞同，我等接下来便各抒己见，谈一谈如何更加完善这一方略吧……”

圆圆的明月高悬在半空，恍若一轮羊脂玉盘，静静洒下清润如水的光华，为火热的夏夜平添了丝丝缕缕的凉意。

尽管如此，魏国中书令李丰却是身如汤煮一般十分烦躁不安，死劲儿地摇着乌纱团扇，在后花园的长廊里踱来踱去，不断地唉声叹气。

“父亲大人为何如此不快？今日咱们刚刚举宴欢送了二叔前去兖州牧府上任，这是何等可喜可贺的大事！您这样躁闷，倒让孩儿等手足无措了。”李韬从长廊那头端了一盘茶果过来，向李丰劝慰道。

“唉！这月圆之夜，本是家家户户团圆共乐之良辰；而在我李府，却是兄离弟别、天各一方的愁时！”李丰举起手中团扇指向夜空中那轮圆月，愀然而道，“你让为父睹景思人，怎能不感慨悲叹呢？”

“父亲大人，咱们好不容易才把黄华挤下，换上了二叔执掌兖州、出任方岳，您还是放宽心再高兴些吧！”李韬在廊中石几上放下茶果盘，继续款款劝道。

“韬儿哪！我李氏一门如今只怕已是深陷朝局政争之旋涡，再也无法全身而退了……你二叔一家现在也被紧紧拖累其中，为父实是愧对你祖父当年‘保全门户、身族两安’的遗嘱重托啊……”

“父亲大人，咱们李氏一门从来就没什么退路呀！自从孩儿娶了长公主成了魏室帝婿，自从您成了魏朝国戚，自从嘉平三年年底您曾经被太后殿

下推荐为与司马师比肩的次辅大臣以来，咱们李氏一门就没有退路了！”李韬脸色严峻如铁，握紧了拳头，沉缓而道，“所以，咱们既然退无可退，就唯有迎难而上、力争上游！幸运的是，近年来似有天助神佑：先是司马懿在百官拥戴为相国、郡公之时暴病而亡，后是司马师兄弟在揽权之初又遭东兴之败，司马氏威信已然严重受损。您身为中书令兼嵩阳乡侯，在大魏亦是两朝元老，同时又具国威之亲，足可借机将司马师的大将军之位取而代之！”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李丰目光一凛，定定地盯视着他，“难怪你……对了，你告诉为父，去年年底，司马炎、司马攸在洛阳市坊微服闲游猝然遭到无名刺客的狙杀，是不是你蓄意所为？”

“这……这个……”李韬不敢与父亲迎面对视，“您怎么会这样问呢？孩儿和这件事可是毫无关系啊！司马师兄弟在朝中专权跋扈，得罪的政敌肯定不少。那些曹氏宗亲和谯沛旧臣都对他们恨之入骨，所以他们的儿子遭人刺杀也不足为奇呀……”

“韬儿！你还要欺骗为父到几时？你以为你真的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吗？”李丰长长叹息一声，右掌“啪”地重重拍在了石几上，声音蓦地高亢了起来，“为父再来问你：近年来你暗中频繁前往长公主名下的齐国临淄县汤沐邑去做什么？你以为为父什么都不知道吗？你府中的家老李同都已经向为父倾盘道出了……”

李韬还没听完，便觉自己好似一下跌进了万丈冰窟，脑门上一颗颗黄豆般大的冷汗刹那间直冒而出：“这个李同……”

“你确实心狠手毒——你是不是以为当时刺杀了司马炎、司马攸之后就会扰得司马师兄弟方寸大乱？”李丰语气忽然变得深长起来，“那你太小看司马师兄弟的城府和心计了！现在，趁司马师兄弟暂时或许还没追查到你这里来，你回去后立刻着手把那些隐户、死士从临淄县汤沐邑中全部转移出来，化整为零，潜伏四方，不要被司马师兄弟手下的‘校事郎’们一锅端了！”

“父……父亲大人教诲得是！孩儿自当照办。”李韬揩了额门上一大把的冷汗，急忙点头答道。

“真要对付司马师兄弟，哪里有你想的这么轻易？”李丰徐徐摇起了

乌纱团扇，脸上神色深如渊潭，“你先前看为父总有焦虑忧郁之状，但事实上为父也不得不为之焦虑忧郁：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文武双全、能谋能战，加之手下羽翼众多、根基深厚，咱们若不‘临事而惧，战战兢兢’，以百倍的小心和周密对付之，只怕早被他们拿掉了。你行事太过轻躁，日后务必要多加沉稳才好！”

“原来父亲大人您早已决定和司马氏誓不两立了？”李韬又惊又悟地看着自己这个突然有些陌生的父亲，在心头暗叹：想不到父亲先前竟是佯装“中立无为”之姿态来迷惑众臣，演技之高实在是鲜有人及！

李丰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摇动乌纱团扇，深思而道：“此番司马孚、司马昭等司马氏的干将被调往淮南迎击诸葛恪，十万驻京中军也被抽走，正是司马师在洛阳城内实力最为薄弱的时候！——咱们只有抓紧实施合纵连横之术：在最短的时间里多多延揽忠于魏室之志士，形成百川汇海之势，与司马氏一决雌雄！在关键时刻，我李氏一门可以不惜甘为嫁衣，推出强者和司马师他们较量！”

“父亲大人准备推出哪位强者去和司马师兄弟对敌？”

“大鸿胪夏侯玄、中散大夫嵇康！”李丰肃然言道，“他们都是魏室贵戚里的佼佼者，尤其是夏侯玄以前在太和、青龙年间曾经和司马师齐名天下……”

“嵇康？他的妻子正巧是我家长公主的侄女，孩儿可以让长公主和他潜通声气。”李韬也顺着父亲大人谋划好的这条思路想起了办法，“至于夏侯大夫那里，您知道太后对他……”

“为父会和太后殿下好好谈一下，请她和夏侯玄冰释前嫌，一同联手对付司马氏！”李丰知道如今的时局已是刻不容缓了，便慨然而言，“皇亲国戚皆是拱卫大魏千秋社稷之根本助力也！我等若不再行联手对敌，届时让司马氏乘隙各个击破，将悔之晚矣！”

司马府后院的“玉荫堂”前，千柳如军，排列似阵。一绺绺柳丝就如一根根修长的马鞭，而那一片片柳叶便似一把把锋利的刀刃，在阵阵疾风中画出一道道刚劲的弧线，令人望而肃然。

因着这“玉荫堂”的幽静宁谧，司马师一向喜欢在夏季时节召集司马